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聞過齋集 目録 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禮

集部五

閒過齋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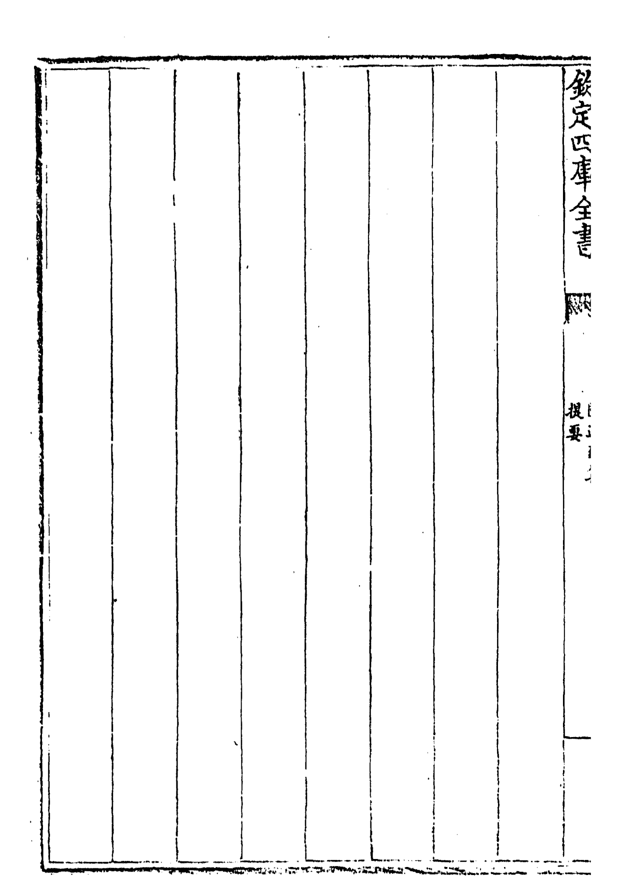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閒過齋集八卷元吳海撰海字朝宗閩縣人至正末遭逢兵亂絶意仕進明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得免既而徵詣史局亦力辭不赴事迹具明史隱逸傳是集為其門人王偁所編初海與永福王翰善元亡

之後海以翰嘗仕元勸以死節而自撫其遺
孤教之成立即偁是也史稱其文嚴整典雅
一歸諸理又載海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
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史道之賊支
詞豔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勅通經大臣會
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
藏坊肆不得輒鬻云云雖持論少偏非古人
兼資博攷之義然其宗旨之正亦于此可見

矣其題曰聞過齋者海平生虛懷樂善有規
過者欣然立改嘗以聞過名其齋偁因以名
其集云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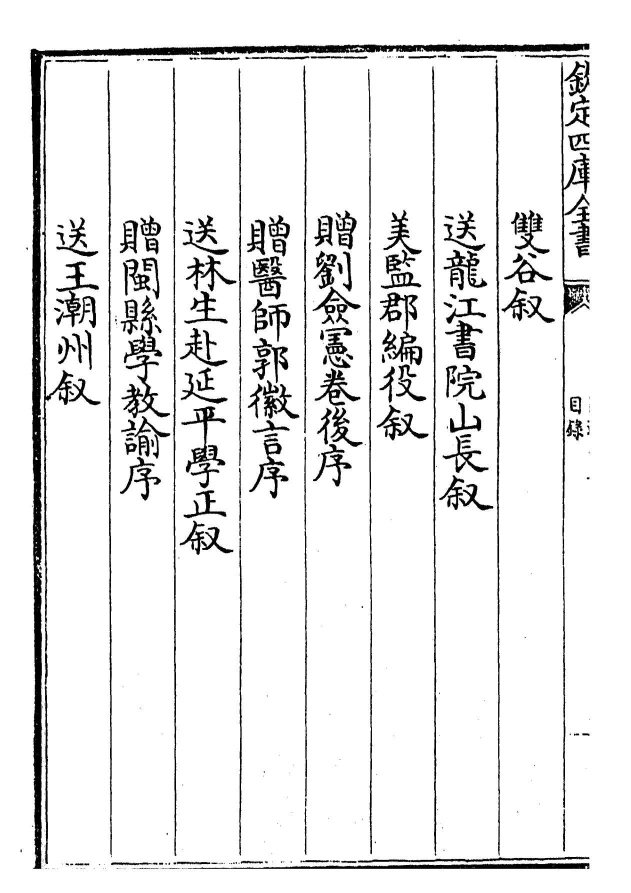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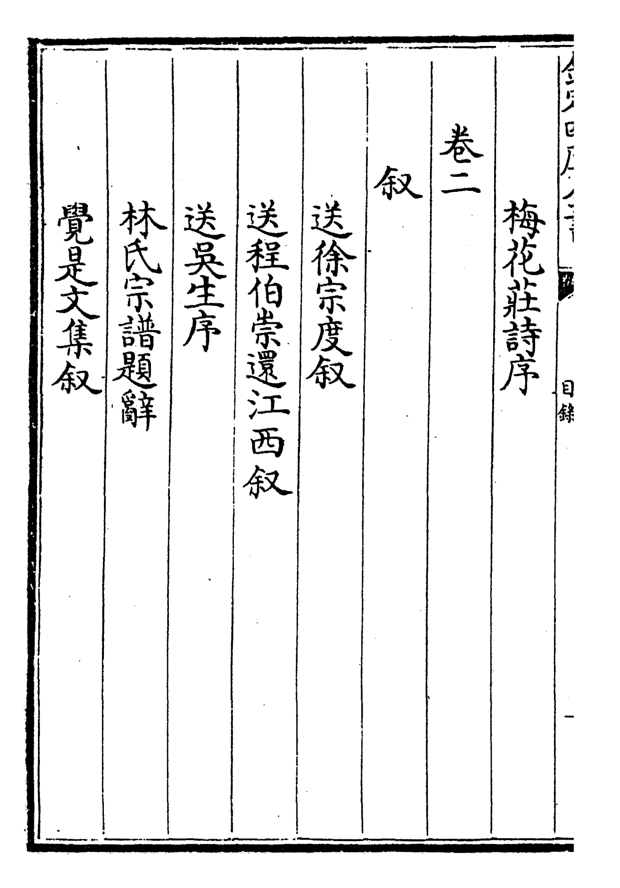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閶過齋集目錄　　別集類四　元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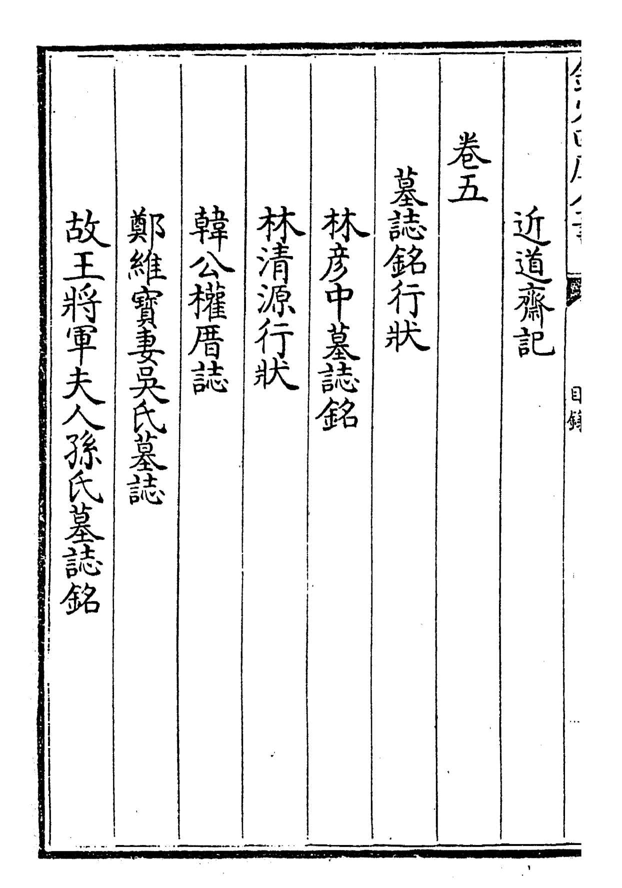
叙





卷三

卷四
記



卷六

書哀辭傳

題風雨歸舟圖

題醉圖

題商山四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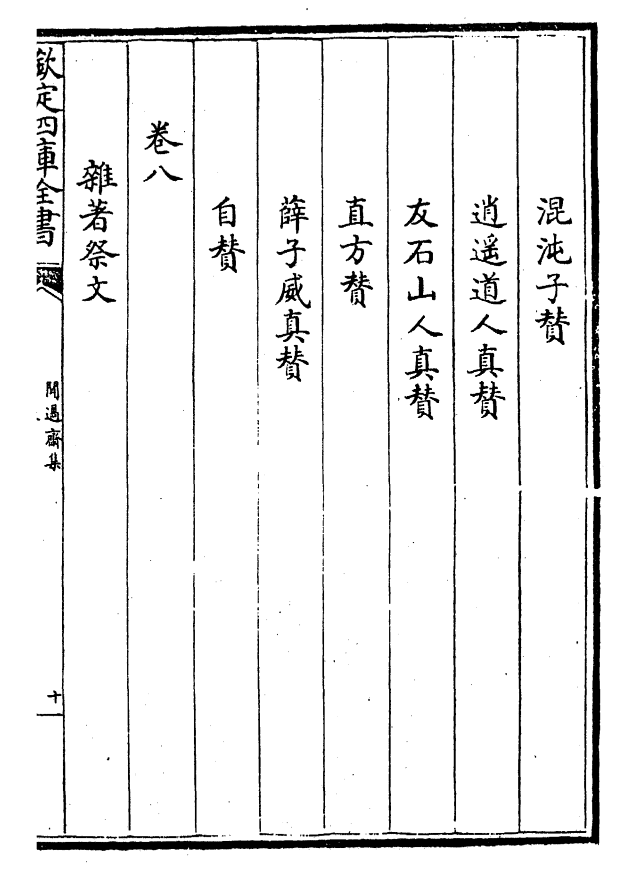
題太公釣渭圖

書三先生帖後

醉道士圖跋

題劉監丞海岳圖

題孫位畫馬融吹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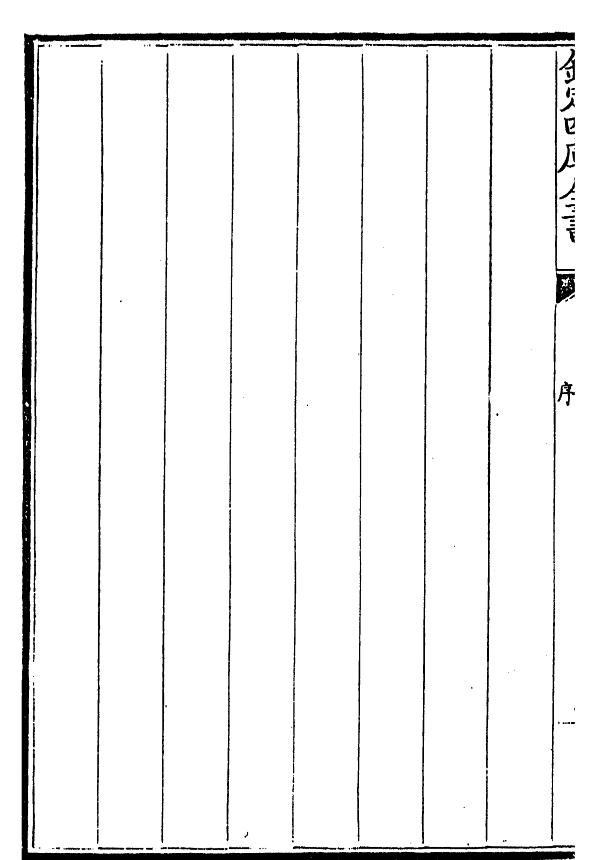


閒過齋集原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訖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之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況磔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中吳先生閒過齋集敘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奧離合變化一歸於理非通經博

古之精而信之篤養之有素何能致是韓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嘗求知於人然非其人則亦莫能知也如尚書宣城貢公翰林學士晉安林公皆擅文名當世不易下人惟於先生者深加敬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知耶先生没迨今逾十五年是集藏於門人王偁家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鹽運於

閩見而喜之將於其同志建寧郡守芮君志文率好義之士為鋟諸梓以廣其傳間以公事道過鄉郡出以示余請序自顧老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辭不足軒輊姑書此以志景仰之私云歲在辛巳春正既望將仕佐郎前温州府儒學教授永嘉徐起書



聞過齋集卷一

元　吳海　撰

叙

吳氏世譜序

按吳本姬姓泰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其在閩有繇光州來者唐光啓中有曰英從王氏入閩相傳始祖也海昔為兒童聞先君言㓜時見吾父嘗閱巨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錄於是吾

父不幸沒於易代之際母倉猝棄產攜幼入古靈山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冠乃歸又言吾支故不蕃吾曾祖舉進士初授寧國府知錄而卒曾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言吾先世家郡城東後徙居下渡侯官吳帝俞自横棣來繼石鼈之宗至則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派河口河口派出侯官吾偪族也帝俞生與先君同

年而月日差後侯官兵不及耇老猶存其言必當有受
先君又言吾前後詢吾譜殆三十餘年而竟莫能得其
諸族分已久而吾所記特近宜其不能合也茍終吾身
而不得其作於汝乎先君即世海追承先志嗣而錄之
恐於是弗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穀梁子有言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吾亦由是而已吾父吾所見之世也寧國
以下吾所聞於吾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
敢以疑為信故是譜斷自寧國以下抑吾於此重有感

焉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聯屬故孝弟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易易然是法既廢人各以意自私其親恩不廣而義不終至有視周親若塗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簡牒之存使知木本水原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願其子若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若予乎茍推予之心以及祖宗則遠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斬而情不斬屬盡而愛無窮夫恩固賴於相成而道實原於自致子焉

自致其孝無怨乎父之不慈父焉自致其慈無疾乎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無責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無恤乎兄之不友致於已而不望於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亶為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敬之哉嗚呼子孫念敬之哉

一譜首為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系世蓋畧以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謂無子而不置後者有官者疏曰某官從後授遷居者曰遷某所

一首既為圖以繫世次次為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為誌若遷居者備述其由

一譜後述先世家訓文字畧者及墓誌若先世著述文字多者別為集不錄於此先世家訓及述子孫保藏之以傳後人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為一世五行相生循環無窮

一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

如名從水則行次男壬一女癸一名從木則行次男甲一女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數則不相紊

一後世子孫有棄父母出家為僧為道者不錄謂不繫世次也

一後世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壻與外孫為繼者不錄直疏其下曰絕謂其自絕於祖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於死者無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葬事隨力厚薄不得用俗禮焚化大不孝後雖有悔終不能及

一浯州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之厚甚欲徙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

厚本錄序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始也蓋三者居於內而君臣朋友際於外內者由恩而起義外者因義以生恩恩厚則義無不隆矣世學不明風

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於天下予甚懼焉暇日採摭傳記小說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列女兄弟之相友姒娣之相宜者著為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尚乎多將使夫婦女童稚里巷小人皆向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猝有變故禍難當有所守又附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為一卷意謂人道固所當盡有不能者觀於報應之間亦可以勸矣而又不察則禽獸微物固猶有人心者其可不自愧乎以人道本於此故名曰厚本錄若夫君

臣之事則有史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自試方題

乙亥歲予自武林疾歸逾年弗瘳以至於困前後閱醫二十餘輩最後醫來但診脉即辭去皆云不可治始甚憂即不可如何則安以俟之賴先世藏書頗多醫方亦數十種稍讀之以意度其可用者試之每一試而一疾卒減遂屢試之疾以次而除畢是歲脫然悉去體矣自後遍閱諸方遇家人有疾請醫弗効者又屢試之頗皆

得愈因錄前後所試及意度可者裒為集以備遺忘而便檢尋不幸有疾又將以自試而非敢以試人也

葬書叙

地理之説不可謂無也古人别州分土卜宅營塋率皆用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世技術之流張其説以自神而禍害吉慶紛紛然起慕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為所欺賣説愈熾而人情愈疑理愈晦而人事愈繆相承既久雖知術者亦不自知其誣也可勝歎哉昔不孝孤嘗負

罪於天地久不獲伸先君葬非其土比改葬而兆域果為水潦所侵用是痛志以求其法取古今葬家之言掇其向於理者彚為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為邪説所蠱而與我同病者或將覽焉必能棄其慕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悛乎庶不為滛巫瞽史眩也

雙谷叙 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為福建行省郎中先

是平章普公募商胡克舟寇有功胡因益暴横君至綱紀甚嚴其衆屢謀害君而不敢動即亂普公得除南臺以出而燕公實來代之兵頓城外屢挫議者皆欲講解以紓難君獨以為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亂數人臺臣佑之嗾臬司以飛語中君君退居水西里自號雙谷他日謂吳海曰裕伯生也介量不容物不能與衆雷同終以致咎今號欲重自改蓋其文取諸名若字其義取諸容也子幸有以教我乎予曰諾夫古人之取號非以表

其微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於是豈非以其廓然太虛淵乎有容善來而必受可以益德與惡至而弗逆可以寡怨與容大德也君子之於人無所不容惟不能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去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年盛氣壯才茂而識敏天下事蔑足滯其慮者其進賢若拔茅其屏邪若去草矣及其更歷既久磨礪已深位益尊而望益重顧乃詘焉若訥避焉若遜閟焉若不足混是非墨白而並容之前後所為若二人者多矣豈其髮衰

志隳有弗覺邪將慮熟計精故為是乾沒也夫務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與務為兼容以安其身皆自私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邪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令君以不容亂人為小人所不容乃用是自警得無少有悔乎抑君之號取雙焉一以示其容容乎一以寓其不容容乎不然谷一而已君由其虛中之義而用以優柔寛綽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恐或者不察以苟容為德而責於君則乖已

送龍江書院山長叙

漳居七閩底東南傅大海西北引潮汀諸山地僻且多險羣獠憑谿峒以居時出為民患古以南荒視之晉始置郡宋朱文公過化而後北溪陳氏出焉其民益讀書知禮義往時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旣有之至順元統間盜賊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然卒不能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民不從教之有益

於世如是哉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兵興以來他郡邑學官或燬或哆鞠為茂草博士僦居民舍嗜逐利棄弦誦寥然其存者不過為士卒之營壘矣而漳故皆無恙亦氣數適然也尤溪陳生以俊茂之資廣學而多識為龍江學官來諗别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獸困則鬬鳥窮則啄皆非其欲也勢處而不得顧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斂為飲食刑辟為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

欲使民回心而向道士雖窮而不舍義雖死而不為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宫室廩食有弟子得以施其教生之行不為徒取具員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學力行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為流俗所變見父老子弟必勉之以孝悌忠信事上不悖有問政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於富之使民有所賴焉則難動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君吾故人也久不相見勞為致謝區區焉

美監郡編役叙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為甚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俱免不幸有蟲霜水旱之災即課役悉除之意用其力則緩其財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欲傷之也後世役浸重有但用其力而國家立法非不善後益誅取焉福建當天下彈丸黒子之地比年盜賊軍旅饑饉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衆也地之所産物視舊不

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十倍於舊百司皂隷無賴亡命之徒詭為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鄰省他州不能即治所而寓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常賦不充至於預借勸助不足乃立科率民無所出至捐生而逭禍者屢有之矣豈非目前之事耶郡倅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版圖將九十年至治以來法凡六更夫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强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

不過一役即貧貧而貸之況有不貸乎閭一吏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為精敏以衆詢為不能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為名聲不亦誤耶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屛去刑罰朝夕費千百言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宮自撫其子為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傫然在下者其不曰是亦吾子也問其疾病察

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蓋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馭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則庶幾其有瘳乎

贈劉僉憲卷後序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撫臨郡邑立内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境土奠安政治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繫治亂關之國家綱紀繫於風憲自海内多故以來民心

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饕殘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閩雖僻遠比年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想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已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各宜民志慰悅紀綱法度殆復振舉矣一旦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蹟示余徵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撓忠之餘也仁恕不苟孝之推也大夫人年已耄耋君辭秩為養去之宜

也獨惜夫風紀既壊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為國家去也

若夫政蹟之詳在於諸人之言不復書

贈醫師郭徽言叙

舉天下之術惠利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為然古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關斯人壽夭小大不侔顧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良也居閩縣官賢里先世由科目仕有人其得攻瘍術四世矣瘍醫世稱外科謂於内科不通執是技者不過辨其

癰潰金折之屬制其祝藥劀殺之劑而已於切脉審證湯飲醪醴之用不與焉郭氏謂瘍雖外實發於内必先去其本然後施瘍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兼其内不獨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者雖居遠村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虚日有貧不能貲一錢謁者靡不為盡心他郡不遠千里求之若郭氏之術可謂致精也已予於郭氏善而最善徽言徽言之為人信乎古所謂有恒者而其有勩又克賴焉予益喜常念與郭氏厚無以及其子孫

適進士黄某來求言予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沴不干諸瘍毋生此一身之安也上下和内外和閨門合睦昆弟輯諧釁隙不形烖害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者常逆施之以恩而復者常讐則亦安之而已情逆者必自反也事逆者必深忍也此安之長久也凡予所言徽言既已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徽言之子若孫脩徽言之道而世世享其利焉則予與郭氏厚平日愛望之意翳之事

吾何敢言之哉然吾聞良醫多隂德他日有起家為公相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猶其治家與身也郭氏子孫尚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叙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以法令為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廱宋朝始尊學政州郡倣成均增置正録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

宋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涖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責之而不任是職者亦往往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得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為學務切己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別且請益予曰古之為政者教學為先今惟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為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為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為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

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而弗善焉害哉吁治之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廼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曰瓛不敏不足以辱教事惟落學是懼願先生卒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諸已也水之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已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册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強也是教學相長也矧

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逺流風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訪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贈閩縣學教諭叙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校魏宋唐博士皆以士通經者為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輒為學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歳久者則士業素厲為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等為之則宋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即中亞等授

閩縣學教諭衆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一日來謁予曰
某材學未自信遽職教事大懼弗任願先生有以教之
予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人非子親戚則朋友
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易耳古人之教以身不
以言今夫執卷誦章句操觚牘騁詞翰欲以取科第為
子之榮者夥矣是不頼子也子獨修而身齊而家睦而
親戚正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
百里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況子一門諸父昆弟皆鄉

學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今日為百里師善其教他日為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叙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既又有能者乃知人之材不相逮而居以營私者衆也迨犬馬齒衰矣觀古人益多閱世故益深廼知天下特有不可為之時耳

而事實無難者顧難得其人也河西王君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决權勢不能奪人以為難者君處之有餘刃治永福羅源吏畏若神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倪蔽道垂地而不可進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已也嚴愛民也誠故苞苴内謁不行也而姦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蹤跡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

公辟居幕府每有贊翊既而以邉陲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恵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之恵則民頼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為山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壌為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汚惡君子為政在任賢材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偽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

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贈順昌縣綜理官叙

國初時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罷再置復罷近復治上命臣信出鎮凡事得以便宜行之福建西北阻大敵頓兵數萬之衆一日費恒數百金供億之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之材舉為幕屬俾制焉勢隆法重指事可集顧以為甚善處置也

延平屬邑曰順昌綜理者聞其惠聲適予有宗人來始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是幸得賢綜理林公民頼以寛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小邑當往來之衝累歲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屋以居田萊荒蕪丁壯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朝戒而夕取辦他邑盡秉刑罰督責吾邑特召社胥里長敦切告之民至期輸則公喜以為不至於罰也又慼然閔若知其出之不易也間有不能足亦不忍遽罰則

民固已輒知之矣予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需下無不應或有無不齊不能具於臨時特少寬之事既不闕而民亦免於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者集事寛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寛者民愛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為政何若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没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禄無已若郅都甯成王溫舒輩非惟禍逮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

道好仁惡暴其微亦可畏也今順昌得賢綜理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惠利所及不獨百里也況行愈久而蹟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責顯寵將自此始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宗人曰吾子之言誠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戒豈獨吾邑之人樂聞願書以貽之

潘氏世譜叙

自世姓之學微而氏族之源涵而難分而又更數大亂

故家譜牒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欲推其本於百世之上廣其恩於百代之下者亦將何所從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於其父併討一二同姓得其大畧將為家牒以傳子孫而來告予予曰尊祖敬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由始也古人甚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猶尚郡望唐亦尊世族迺有一姓妄相承者衆以為譏見人之良心不容已也近代益不由禮法壻與甥及外孫為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

之見以自滅官府不治而風化安焉人之類將至於大亂矣使譜牒不明其將何以正之按閩縣清廉里潘氏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當其盛時宗族殆百人今皆絕而不續間有存者無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脉凜乎不墮惟注一身而已然則子之為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為譜由子而上直書之宗族絕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別居他所者備書之有名字徒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散而錄之其有棄家為僧為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

著其所從而其後不録則今日所屬將來可畏潘氏信譜矣

送燕經歴入京叙

嵗強圉協洽江東憲經歴燕君在閫臺臣以大兵南下將臨江淮而閩浙兵力不足犄角燕君通達強敏識時務且自江東歸知其地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京師請師因陳虛實利害士大夫多為詩歌餞行者屬予叙之予不曉世故直據已意而言自古及今天下之事莫不

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而功倍不得其機者事倍而功半況有至於不可為者亦由屢失其機耳往者中原之亂朝廷嘗命丞相督伐高郵是時天下之民引領而望王師者莫不以日為歲奈何間言寢兵於內詔旨據行於外王師既班民大失望此機一失迺至數歲比者忠襄奮烈剗平大難事已垂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令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為已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燕君之行所請宜無不允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

城池為固兵甲為利者以民心為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聊而賦斂日慼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燕君以為何如

王氏家譜敘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徙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間為吐蕃所吞後張義朝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

以此周廣順間申師厚為河西節度使用王廷翰等為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實據之為邊患寳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没者逮中原為金併不能自還雜為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迺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歸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别舊羌為蕃河西陷没人為漢河西而士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尚寛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

世齊人没元昊者其宗族在東阿陽穀甚盛國初附屬時其髙祖即復歸山東歿從其族葬陽穀曾祖從右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户鎮廬州迄今又三世墳墓皆在廬州迨軍襲職迺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牒相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迺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迺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録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固其本固有自毀其祖而冐

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既授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吾閲是譜不覺為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為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為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足以勸世也

魯客敘

海幼時先君子嘗撫海言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士風之厚吾將徙居焉苟不遂汝能成吾志乎海雖幼嘗在念

不忘比長獲接先生長者交海内名士大夫莫不詢知其土俗其去意大決然丁内外艱情事未効加以眷戀親戚懷故重新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矣如是因循又二十餘年而累愈重勢愈牵暇日憮然以思曰昔吾幼無識時先人猶以囑我今有識而反忘之乎自是未嘗一日不疚於懷懼或隕越無以承先君子之志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予曰非也吾擇善俗率先志也吾取號有三吾將地魯而取其名也質魯又

取其義也吾學魯仲尼之道焉聖人千載之上吾師也吾雖百世之下學者也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而吾又何擬乎又必以為不可將曰魯客志乎未得反乎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造四方亦客也他日至於魯而止焉則為魯人而子又何議乎敘以曉或人

傅德謙復氏名字敘

貴溪倪氏金谿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邇而累世婚姻倪嘗一支絶不立宗人以出為繼故傅氏嗣為倪五世矣

有曰韜伯文者嘗病而疑諮於閩郡吳海曰韜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於倪非倪也而冒之倪本傅也而不得為傅二者將曷從予曰按春秋莒人滅鄫穀梁曰取後於莒非兵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夫是以辨族不可遷也宗以相承必同屬也子復之曰高祖以來百餘年遽復之人必惑且宗人皆不欲而韜獨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惑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順奈何曰子為譜敘其由繇高

祖而下正之為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敦本者必從子改矣曰昔倪氏以後託我今復則絶其續奈何曰子復故而為倪氏立後以傳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絶氏得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為後者使天下後世有議子罪則在海也伯文於是愓然懼曰吾子貺大惠其敢不承命既又請曰韜娠時父出外始生母命名崇德比謁於父父因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韜亦常竊不自安予曰禮

君子已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
況其善乎請復名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儆吾
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於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
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復請
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於是泫然涕曰昔吾母甚賢
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
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貺大矣請書以為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敘

孫氏二子愿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既冠先生與之字愿曰必恭甫忠曰必信甫而為之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焉予謝不敏然不敢辭夫恭者非取臯陶九德之目曰愿而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愿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愿雖純慤有餘恭則受人之益故愿必在乎恭也盡已為忠以實為信盡已則不欺已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愿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

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慤篤爾貞毋朴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而非自是愿也勉之勿枉己勿誣人發必自盡行無詭隨言必可踐慎出諸其口忠也勉之夫人至親莫若父子親則愛愛則願其成人子生而被之美名所以望其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為名者其分皆賦於天而不由於人若為德則由於人而不由於天僉憲公篤厚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於

人而以在人者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其所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必恭也必信也爾不究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僉憲公之賢為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為之師朝夕親炙吾見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念其猶吾子故於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敘

予以學樸行方不同於時氣質頑鈍不能自改以適時

之宜既屢顛沛不悔則其終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之而辱與之遊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踈非特其遠我而吾亦幸之予之不材若是而望交遊之衆聞見之廣其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即相愛若宿昔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悅流俗其志與予同行已合誼不顧衆人之譏笑其操與予同爵祿金玉不役其心惟自適為樂其

趣與予同讀書有得𡨋然感於中精神領會端坐若失其嗜與予同閲古史撫治亂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子之經綸施設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佞舌之枉忠害善忠臣烈夫之仗節死義未嘗不搏髀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横其狂又與予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復其窮又與予同也凡與予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故人結交以知心為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

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予同斯世而相知也顧予亦何幸哉德謙舍我而别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可留予將何以為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勵請誦之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餘宜增益益深又何待予言抑終不能無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其為情也言之不足故咏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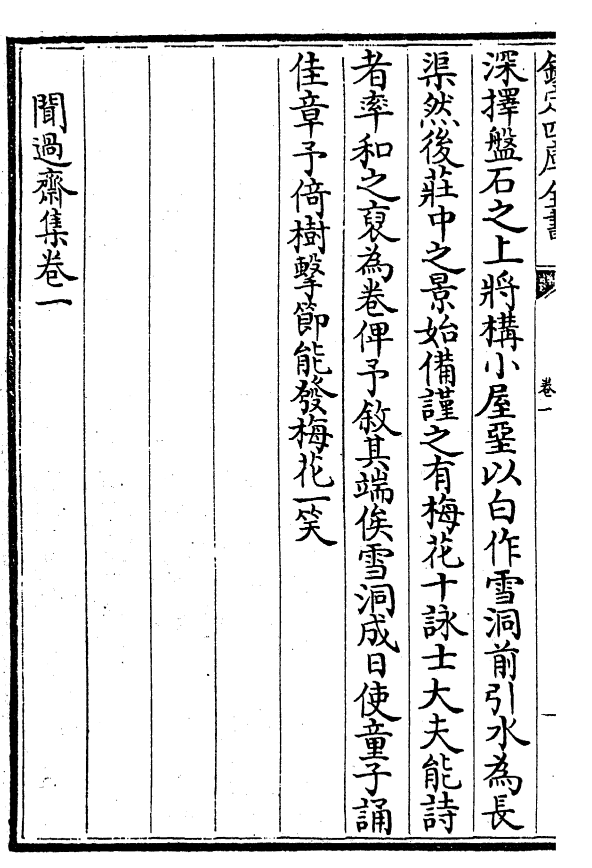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為荆榛出

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德不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探討議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如何語離別使我意酸辛酸辛不在别欲留我何貧閩水東赴海楚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梅花莊詩叙

齊謹之别墅樹梅三百本花時瑩然素合縞積如冰林雪谷謹之結小菴其中吟嘯自適聞有幽人佳士則必

延致流觴賦詩焚香彈琴終日不倦率以為常謂予曰是菴未有扁題曰梅花莊如何予曰清矣哉主人之福也夫朝市紱冕之所興貨財之所集求名與利者日趨焉肩相摩而踵相接惟夫山林邱壑之間空虚寥寂世之遠聲利薄世故者乃能居之賀知章之鑑湖鄭子真之谷口司空圖之王官彼皆自得其所而人莫與之爭今梅花之勝豈一人所得專奈何攘攘者不知其樂以與謹之專之然則豈得不謂謹之之福耶謹之又就其



深擇盤石之上將構小屋堊以白作雪洞前引水為長
渠然後莊中之景始備謹之有梅花十詠士大夫能詩
者率和之裒為卷俾予敘其端俟雪洞成日使童子誦
佳章予倚樹擊節能發梅花一笑

閒過齋集卷一

聞過齋集卷二

元 吳海 撰

敘

送徐宗度敘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為校官來三山予居村落不及交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丰神瑩然議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其為文由先秦以下迨近作者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隨所擇焉而

發聞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之道與其為
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之道載之言觀
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遇有所契輒萃而錄
之顧以真西山大學衍義為未純也以昔人所編文粹
文類之屬為未精也故二十有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
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功可不謂勤其志可不謂
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
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抱其藴而與時不合既不可暴

然白諸人而未必信顧不得已援筆而書之以授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皐之集文與之類則無不得已而特其好焉者耳今君之所纂録豈亦有不得已而為之耶將無不得已而直好焉者耶避亂來山中居與予甚邇時則聞其所未聞予方頼君為益而君遽然以别需予言予曰人生聚難散易當其聚時之樂不知有别時之戚今别時之戚不知别後何如也君行慎自愛閩與建相接一水泝洄若登天茍沿

流而下則五日可至君別後乘興能如王子猷繼剡溪千古風致否

送程伯崇還江西叙

海𡉏未壯時目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間形諸言聞者鮮不謂之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虛飾外以茍容為賢附順為忠夸誕為高敏給為才詭誣為智諛諂為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踵然慕效之嗟乎元之末造風俗好尚

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侗直朴固見病於時及瞷時之所為然後乃大駭知舉世之尚偽少適其真於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程君伯崇自翰苑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怪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沖澹靜而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盎然者也然如是亦固為當世棄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搢紳韋布交遊雖不為所稱亦不為所病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而

吾不及知耶時事既殊向之矜名者所守一切塗地而君流離困厄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疾不能入郭且數歲矣交游絶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及之遽聞行李將反江西欲俟溪滸握手一别而未可卜懼其遠而勤予思也故敘以贈

送吳生敘

予故有山水之癖自其為兒時已然侍官行遊途中遇佳勝處佇立不忍徙年二十常疾病一日忽夢登蜀嶺

斜景照耀俯視山川炫然若金碧回望東南數峯謂是五老既寤汗浹而疾遂以瘳嗟夫人之癖有若是顧夢而可以已疾乎每懷三山五嶽之雄江淮河海之壯不得縱遊其間然歷荒都廢闕靈壇壊址古賢之遺風豪傑英雄之餘迹未嘗不徘徊往來咨嗟慨歎或至使人向隅者今老矣視昏聽聵顛滿如雪舍杖不可以步而此志亦衰矣而子方治北裝將省其親有數千里之行來别復觸之而感覺向來之癖未盡去子行乎哉子之

行雖有數千里之勞而閱山川風土之廣察古今時物之變以增見聞廣胷次必有動于喜而興于悲者歸而語我豈不逾於聽夢耶子行乎哉為我謝尊公别已久此心未嘗不繫左右計公之念我亦然曷日歸來山月溪風尚無恙

林氏宗譜題辭

譜牒之作示不忘也夫人不忘乎祖然後能不忝乎祖不忘宗族然後能親睦乎宗族孝弟之道蓋在是矣孝

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忘則孝弟興矣侯官水西林氏
五代時周奉節令文尉肇居於此實為始祖奉節以下
子孫昌衍文物彬彬然至於今十有六世矣其十三世
孫某重修圖誌立儀文詳具明白使先世易以稽而後
代有所守可謂不忘者矣抑吾於此可以觀世德焉昔
人有言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早夫祖宗積行累功能
覆被其子孫至十世而不墜者非賢不能也況又十六
世乎況又有能表章之乎夫能修其文則能繼其志已

能厚於家則能達之政已吾於某蓋有望焉嗚呼勉之

覺是先生文集敘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為空言亦非篤意於求工也漢氏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濫靡之詞飾夸詼之智舉世慕之相承至於魏晉六代而亂雜瑣碎不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逮宋歐蘇而其氣益振蓋雖與世升降亦在乎人之自為耳然非聰明俊拔之士學問博洽識見精敏者雖畢其平生之力有不能

至焉則亦可謂難矣國朝自程吳諸公以來凡十餘人相繼擅為文章或號簡古或推富贍或稱温雅或宏肆浩汗或魁壘多竒或敷腴清潤或恬淡淵永莫不各得其趣自成一家若公之文宏健雅肆其叙事明潔類太史公其運意精深類柳子厚其遣辭不滞類蘇子瞻其視國朝諸公固不多讓或與並駕而爭進也昔公嘗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予試問曰公乃自比何人公笑曰能為東坡乎是雖一時戲笑之言亦其内有所信而

人不知者晚歲養疾山中屢言曩驅馳州縣時有所應酬多不出本意欲删去舊藁而索不可得公前後所作文輒録以貽予蓄之殆二百首遭亂失去今公家所存僅若干首間以公意删其一二詩凡三百餘篇皆豪宕遒逸其四言益渾厚近古公才氣英邁不易出人下其見諸政事已然而其文亦然然喜與人議論聞善則服則人不及也公名泉生字清源覺是其自號云

新安吳氏家譜敘

嗚呼吾觀新安吳氏之譜而得其二善焉其足法矣乎吳氏自居新安以來十有二世有曰天麟者以甥出繼於舅又五世矣在鄭則知其為吳也在吳則見其非鄭也蓋自天麟之出而吳諸不絶書既著其繼鄭之由又紀其子孫之名以系世次至於今未嘗廢故權也得有以考而復之夫為是譜者不既仁矣乎仁者不遺其親亦不間人之親權之復其故也其亦仁者之心乎吾於是得二善焉夫異姓之不可以相承猶馬之不可以繼

牛桃之不可以續李也祖宗之於子孫一血氣之所傳也彼以壻與甥外孫為繼者亦曰吾血氣之所傳是大惑也夫坤道善成而不為主非天施則地不生故婦人之族不可以承夫也奈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為非也不亦祖非其祖族非其族乎夫祖非其祖而自棄其祖族非其族而自離其族此人心之所不安也奈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為非也吾於是有取焉者蓋取得夫子存羊之意亦孝弟之不容已也嗚呼是可以為世法矣是可

以為世法矣

楊徽字敘

楊文質先生與予交久而敬深他日見其嗣子徽曰吾兒魯鈍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奈何厄於貧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餬口乎然既娶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斥思有以貢其稱者幸因吾子謀之予視徽朴以素慤以愿喜焉夫徽者美也朴而不離其真素而不事於飾慤則自守也專愿則於人

無競其質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緻也由是日修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親之美弟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此内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外美也内美則顧爾有之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為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常為士為士不足則為農農又不能則從事於末其勢然也其等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

曰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於人矣此予之所望亦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質謝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簡於是乎書

吳氏家譜敘

姓氏以别族類而已皆出於古聖賢之裔卿大夫之家晉宋以來遂分差次非法之正也閩自漢武帝時盡徙其民江淮而墟其地後入居者多四方之人亦不一姓矣水西高隥吳氏不詳所本始由行商至此喜其地遂

居焉閲其圖由袒而下凡十四世田園自業資用饒裕至東乃從予學東外家與予同里閈異時予避亂嘗客於東東以同姓故稱予伯父予亦姪視之他日求一辭題系端予曰我先祖后稷以農立國周公亦明農後世豪傑之士不見於時皆勤身畎畝之中古者農之秀為士士不足則為農農與士常相出入也吾以衰病無庸志願耕田而筋力不逮嘗以子孫洛學不能事農為恨吾見子數世皆顓謹樸實藹然淳古之風非立本者不

浮乎勤勞既久將有所發子其勉之子以同姓待我厚則待同宗當厚於我待其至親當益厚於同宗凡自是推之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如是則可以承先世之澤如是則可以衍方來之福東也勉之後世子孫亦莫不勉之

潘氏族譜敘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遠也自宗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

族者蓋鮮蓋族衆則易疏代遠則易忘此常人之情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疏而愈忘也譜牒之作衰世之意也嗟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至於千百年之世自千百人視之誠已疏自一人視之則不疏由千百年舉之誠已遠由一人舉之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疏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何等而上之之不及其等而下之也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

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其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之有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家譜求題一言予觀其譜自文振公以來十五世矣文振以上不著所從來文振兄弟四人於倫為次一昆二季譜皆不及獨記其所居地為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闕矣若其先世宦顯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女適人有為宰相夫人者其賢有學于朱氏為世名儒者抑可謂盛矣傳世既久不能無顯晦絶續今之存者由得寧

觀之則皆疎且遠矣得寧讀祖父之書教授於鄉凡吾前所云者皆將責之子也由子之身修之以親其族人以倡其後人因以率其鄉人夫顧不偉歟嗚呼勉之

送鄭訓導之古田叙

百里之邑有學官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為之師師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為壯縣提封之

廣居民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為邑學師將行來别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即子之言可以為教矣夫學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衆人乎夫道無鉅細精粗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也此為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

彼躐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為學必無成也子行乎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為學使其志立誼明躬修學得則措之於用無所不可茍務外而不務内事人而不事已者少有得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道夀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耄而言迂

魏氏支派圖敘

圖譜之設所以辨氏族定世次也古人甚重焉自離亂

薦更故家大族能保而存之葢鮮夫圖以著名必簡而易見譜以記實則備而致詳此圖譜之所以異也然古人多稱譜而不及圖近世多為圖而不及譜故其圖之所載雜亂繁碎遽覽之而不能識浮屠正念奉其族支派圖為謁按其先姓魏氏由玉融來長樂為陳氏嗣子孫有知禮者乃復姓魏氏居桃坑十有二世所記歴官娶婦女適某人生年若干卒葬某所皆譜所宜具而非圖之法也既為正之而為之言曰天下之物必有本子

孫本於祖宗猶木本水源也世世代既遠而宗族益衆夫衆則易疏遠則易忘亦常人之情也故蘇老泉著族譜引曰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而歐陽子曰人而不知祖宗是禽獸也吾嘗重是而病蘇言也夫世久而疏遠雖勢惟情愛之不可忘乃理也如使數世之後服絶已久屬踈已甚其相視遽可若途人乎詩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此情性之正也夫圖之設正所以使人不忘祖宗也今魏氏居桃坑十

二世茍無是圖以徵之則行於道有不相識者矣況乎
人之子孫不能以皆賢賢者固篤於親親而不賢者或
昧焉使觀是圖而知木本水源之義知今日行道若將
不相識者自祖宗視之固無親疎亦將勉於親睦矣是
圖豈小助耶若正念既已出家毀形以從異教而猶惓
惓然念其親因林琦來請益見天理之不可泯孝弟之
在人心者無時而已也況其宗族兄弟在家者乎正念
又致其昆之言曰吾未嘗獲見夫子吾將謀介焉其詞

為有禮故遂為之敘

卓氏家譜敘

閩自黄巢之亂邑里邱墟田萊荆杞其居民往往從他方來爰宅於此始為鄉井皆以豪右所居稱名如黄岡三十六宅之類卓氏之來亦當先後此時相傳由會入四明由四明來三山其來三山始居長溪又由長溪分派於閩縣之清廉里與懐安楊崎之上今所謂卓宅是也清廉楊崎實相兄弟同出長溪迨今四百年始祖諱

邁其間世次名字不可得詳累經兵火譜牒失之今之所錄姑自耳目所及以傳信也求予序其端予惟譜牒之作古人甚重焉蓋使人不忘祖宗也使人不棄宗族也祖宗本也宗族枝也枝者本之所生千萬而實一也故宗族雖衆別居雖遠服屬已絶音問不通相視漠然如塗人一旦邂逅出其譜而合焉雖先後百歲其昭穆次第粲然可考恩疎者復親勢遠者復近豈非以譜牒之故乎此古人所甚重也若卓氏之先垂四百載亦可

謂遠也矣茍非祖宗積累之厚安能長久若是耶祖宗之所積累非謂廣田宅豐貨財也謂孝弟忠信節儉仁愛修於身而行於家其餘以及後世也為子孫者當思祖宗所以裕後之道勉而行之使世澤不衰而祖宗之傳益以遠大彼三十六宅之後今其蕃衍昌熾不墜不絶者尚幾姓耶嗚呼是可以有鑑哉

魏氏世譜敘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為

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識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浮光人入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福清徙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於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絕譜不相通欲系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為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姓皆失之大者既又能

復焉則䰟不遺其先而陳自滅其後矣今世之姓氏溷淆往往類此葢十而五六使閱是譜而有感焉既迷而能復已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戒矣可以有勸矣

林和字敘

禮樂人之大端也人非禮則不立非樂則不成禮非玉帛樂非鐘鼓之謂謂敬也和也理之不可易情之不可變者也禮樂相資禮雖不可無樂而樂必由於禮葢禮

先而樂後也林氏子和既冠其父為之請字於予予曰是子嘗習禮也乎曰未也然則吾將字之曰敦禮夫禮者履也君子之所履也忠信其本義其實也禮不本於忠信謂之虛禮揆諸義而不恊謂之忒禮禮也者莊敬嚴畏勤儉恭遜而不與人爭也先王以承天道殺地法管人情蓋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不可斯須去身也斯須不莊不敬不嚴不畏不勤儉恭遜焉則慢易之心生肌膚不固筋骸無束不至於渙

散墜壞而不止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昔有子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孔氏過庭之訓尤切然則禮之用雖在於和而和之本實由於禮人不欲學君子則已苟欲學焉舍禮奚以哉噫世學不明禮樂道喪人不為容容苟苟則為朋比阿私顧不患其不能和患其不由禮也不惟禮而惟和吾懼其流而不知其極也其不為鄉之原人則為世之鄙人也者幾希子敦禮哉子敦禮哉

孫戣字敘

孫戣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其父為之請於予曰願有以發其義俾戣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大父之志豈惟戣也受賜將某亦有賴焉予辭不獲乃言曰夫戣兵器也古人内以自克而外以威不順者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物不能犯所以為嚴也若君子得之以修已則貞固而廉潔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以待人則威而不

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正其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戣君嚴者守節清苦議論正直為唐名臣韓愈退之嘗論其德古人尚慕前輩或取以自名若司馬犬子慕藺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夫希孔君之賢將使戣也畫一以孔君為師乎孔君之事載在方册昭然可考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於孔君則為無負於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嚴勉之

薛懷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乎禮義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懷安薛大夫予不及識聞其去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别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謹録之吾子不可無贊一辭予老眊且多病聚足不出山將二十年於世事一不省乃問父老薛大夫為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處已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為政一以德化而不恃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其去而

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慼哉異時為政者不知盡職於已盡心於民惟務其家之肥而視民若土苴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去若病疾之脫令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泣予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是也視朱邑之於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於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逮古之作者而不為茍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德薛之賢不誣矣予所為序者欲使後人

誦大夫之文必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子威號雲壑廣陵人世儒者云

送寧化訓導序

八閩惟汀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可服使生厚則自愛往時為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為主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

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産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詞之謂也文詞之為教猶禁令法律之為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既服小民視之而化風俗無不美矣生以温柔敦厚之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有日矣於為政豈小助耶生勉之

思鳳臺詩并序

至正間尚書玩齋貢公來閩寓城西香嚴寺荒茀中得凸地為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鳴鳳且自為文記之亦一時盛事也時異事殊屋毀臺圮斷碑卧草中門人鄭桓昇歸瓜山鄉學後有小邱植梧竹焉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既為記請予繼之予能恝然無情乎歌以寫懷併著桓之思云

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梧臺有竹脩其如玉鳳不見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竹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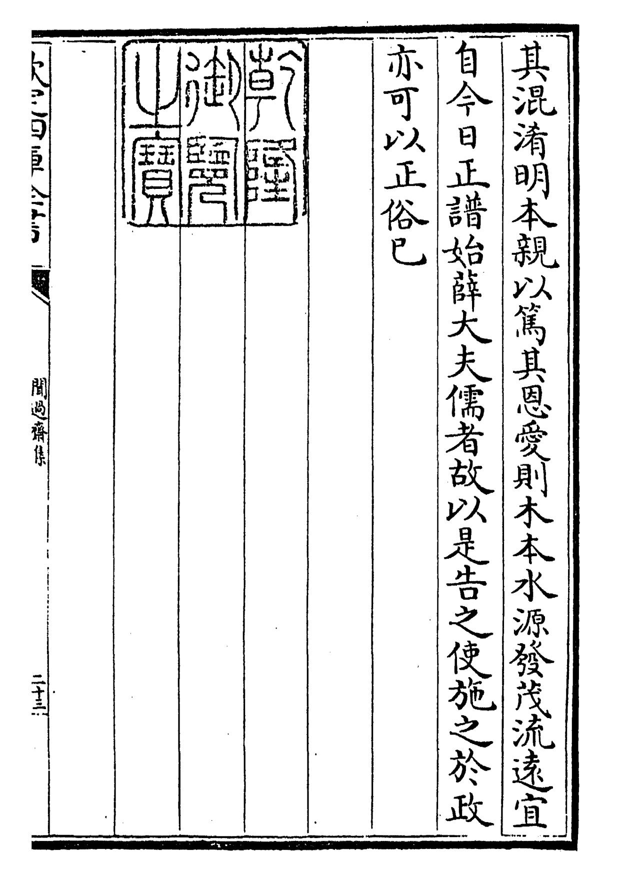
巢兮阿閣亦既下兮虞庭有止其集有雖其鳴去世德而不返使我心兮怦怦登斯臺兮騁望邈秋霄之冥冥我思悠悠日月其征睠焉斯臺憂心如惔

薛氏家譜序

譜牒之作以親親也人之親莫重乎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於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究於百世而莫非子也旁而推之自吾之兄弟吾祖吾父之兄弟至凡族人皆世世兄弟之次雖屬有遠近禮有

隆殺而義無獨殊者由人之生一本故也世教不立人道大隳忝愚者昧於其理儒者安於所習不孝不仁者蔑祖宗棄親戚至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他姓為繼自絶其後而不悟不悔使鬼神不得歆其禋祀亦由譜牒不明故也薛本春秋諸侯之國後世因以為氏在唐時居江東者為望族今薛氏世家揚之泰興其派出河東舊有譜而失之其可徵特自高祖以下故今以為譜首其間他姓為後者皆削而不録或曰彼雖異姓而繼我既

久難遽去之毋亦別錄以附於後可乎曰不可夫他姓之人自棄其祖而來附吾之祖自撤其姓而來冒吾之姓亦可謂不孝不仁者矣譜正欲其辨也而又混之是何不忍於他姓之非親而能忍於吾姓之至親乎彼他人而吾謂之父子兄弟於心果安於理果可推乎今吾棄而不錄使彼亦得反於其族豈不二者俱當耶噫附枝大者其本悴異姓蕃者其宗危觀於薛氏之圖抑可懼已吾子慎之嚴譜牒之法著人倫之義去異姓而革



其混淆明本親以篤其恩愛則木本水源發茂流遠宜自今日正譜始辟大夫儒者故以是告之使施之於政亦可以正俗已

閒過齋集卷二